

## 【念念亲情】

□李其波

记得从济南返回乡下的时候,姑姑脸上挂着几许安慰的表情跟我说:“省城的医生都说没事了,放心吧……等秋收后回来一趟,给你带点自家的花生和玉米。”

那是姑姑第一次到省城,也是最后一次。除了冰冷的医院,她什么地方都没有去。我说去看看大明湖、趵突泉吧。可她看完病后,还是直接去长途车站赶回家。或许在她心里,回家安心治好病,会有大把的时间再去游览世间美景。

我的老家在山的北面,姑姑没有上学,二十多岁就嫁到山南面的一个村子。姑父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,养育了两个儿子,日子过得倒也殷实。

姑姑很会持家。她能翻地种麦,也会劈柴喂猪。农忙的时候,在农地里挥汗如雨;农闲的时候,在院子里拆洗缝补,几乎没有闲的时候。姑姑是一个真性情的农家妇女,她常说,农村人哪有那么多的讲究。开心时,从来都是放声大笑,笑声能飘过好几家的茅草屋。

父亲说,姑姑一直把他当成孩子,从没把他当成弟弟。每次他上了年纪回老家时,姑姑仍旧会到集上买来父亲小时最喜欢的羊肉汤、大饼……几十年来,她一如既往地照顾着自己的兄弟姐妹及他们的子女。小时候,家里农活忙,父母没空照看,我常住在姑姑家。我的妹妹也是从小在姑姑家长大,直到考上大学。后来,姑姑常在村口略带骄傲地提及我,“一个皮孩子长大后出息成这样,

## 姑姑的山野



还是俺村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孩子。”

工作后,我回老家的次数一年比一年少,电话也打得越来越少,哪里想到姑姑的生命突然间步入了冬天。

姑姑刚过六十岁那年,查出乳腺癌。当我赶回去时,她已经做完手术,虚弱地躺在医院的病床上,几根白发显得格外扎眼。之后,便是一次又一次化疗。一年后,再见到姑姑时,她的头发已经花白,耳朵也开始有点背。我在她耳边小声喊,她笑眯眯地说:“年纪大了,听不见……”

姑姑的身体并未在手术后得到好转。那年秋天,因为病情转移,她的肺部出现积水。姑姑打电话给我:“县医院的医生咋都看不明白,就是个积水,怎么一直治不好呢,你在省城上

过学,地方熟,能不能带着姑去看看。”

我感受到姑姑对延续生命的渴望,其实她一直都不清楚自己所患之病,也没有将病症做太多关联的思考,只是简单认为就是肺部有炎症,出现了积水,省城的医生一定能治好。

在医院候诊时,我悄悄提前进去告知医生,姑姑从偏远的山村赶来,有着最后的一点期盼,希望有一个好的治疗方案;如果没有,也祈求医生不要把病情直接告诉她。在等待检查结果的时候,姑姑已坐在椅子上疲惫地睡去,有些轻微的鼾声,她很放心省城医生的诊断结果以及“善意”的安慰。最后,医生当面象征性开了些药,叮嘱她安心吃药很快就会见好。

从省城回去不久,我打电话给姑姑,没料想她正在地里忙着收割庄稼。她一个劲儿告诉我,别担心,肺部没有积水了。她已在家里备好新下来的小米、花生……回来时,她会亲自再烙些煎饼让我带着。走到生命尽头,那些她生命中的牵绊依旧无法割舍。我在电话这头,泪如泉涌。

姑姑的生命,没有夏花之绚烂,没有秋叶之静美。像家乡山野的一株小花,她对生命有着简单而又坚贞的理解。在生命的尽头,依旧弥漫着坚韧的渴求和暖暖的爱意。姑姑的坟茔就在家后的山坡上。每年春到山野的时候,我都能在梦里见到她,如同见到家乡那些温馨的山野小花,永远不会在年轮的循环里枯萎凋零,一直盛开在我的心头。

扫描二维码  
关注壹点文学

扫描二维码,可以查看青未了文学网、青未了文学“壹点号”的投稿方式,查看优秀专栏作者的往期作品,还可以参与作品评论和写作交流。

## 【窗下思潮】

## 富裕

## 不是家教的天敌

□何福田

有个“家庭教育圈”内的朋友提到:富裕人家在家庭教育中施教的许多先天劣势,主、客观条件都让富裕人家在家庭教育中施教效果不佳,因而他的结论是:富裕是家教的天敌。

一个接触家庭教育实务多年的人,为什么会有这样与众不同的观念?与其说是他的体验,不如说是他的感慨!通常一般人会认为:富裕人家比贫穷人家更容易搞好家庭教育。但有经验的家庭教育工作者却以为形势恰恰相反。

无可讳言,富裕人家能提供给孩子各种生活上的“物质条件”都比贫穷人家的要好。然而谁会想到:这些优渥的“物质条件”中反而暗藏着搞不好家庭教育的因子。不管是秉持以往“以人为中心”的家庭教育哲学,或现在“翻转”为“以儿童为中心”的家庭教育哲学,谁都不能否认:父母居于家庭教育成败的关键地位,不能“翻转”成儿童居于关键地位。这是因为“身教重于言教”落在父母身上,而非儿童身上。

虽然富裕人家可以提供比贫穷人家更为优渥的“物质条件”,但在“以身作则”方面,却往往输给贫穷人家。绝大多数人都会这样想:我们拼死拼活,努力工作,目的不就是为了让自己与家人过好日子吗?当我们可以过好日子的时候为什么还要过俭朴的生活?谁有了这种想法,一旦富裕了就不可能让孩子过俭朴的生活。不让孩子过俭朴的生活怎能让孩子们了解俭朴兴家、奢靡败家的道理?不消多久,就会落入“社会流动”的定律:穷人上升为富人,富人沦落为穷人,也应了“富不过三代”的古谚。

贫穷人家的父母在过俭朴生活“以身作则”方面比富裕人家具有先天的优势。他不必刻意为之就是原汁原味的俭朴生活。所以贫穷人家的子弟多能体悟俭朴兴家的道理,并能践履以证实之。仅此一“以身作则”的动作就能启动“社会流动”的机制,可见“以身作则”在家庭教育中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,优渥的“物质条件”难以望其项背。

虽然,笔者同意:富裕是家教失败的诱因,却不同意富裕是家教的天敌。富裕人家一样可以享有成功的家教。譬如美国股神巴菲特家财万贯,只因自己以身示范,出门乘坐公交车,子孙个个成就非凡;司马光在给儿子司马康的《训俭示康》家书中提到“由俭入奢易,由奢返俭难”的名言,并列举在宋真宗、宋仁宗朝的高官显要李沆、鲁宗道和张文节,位至极显而依然有俭约作风,并非富贵就会奢靡。事实上,当时还有一个更好的例子就是朝野都尊其为“公”的包拯“包青天”,他更是以身作则的典范。

笔者以为中国崛起之后,富裕人家势必加多,相对家教失败的几率也变大。愚以为,父母平时宜利用假期或周末携同子女交友或同游,让儿女学会待人规矩。同时可安排时间让儿女做义工或过农村生活,遇有特殊机会,可鼓励儿女参加力所能及的协助救灾工作。此外,家长不仅要为儿女拜学科上的“经师”(现在大多已经在补习班花大钱拜过了),更要为儿女拜做人方面的“人师”(就像以前皇帝在为太子选太子太傅一样,这方面未必会花大钱)。如果能做到这些,我们的家庭教育必有一番新的气象。

## 【大地风情】

□吴永亮

9月14日(农历八月初五)中午时分,我们一行4人从乌鲁木齐飞抵敦煌,开始敦煌一日游。

下午四点多,我们打的来到鸣沙山月牙泉景区大门。先是骑骆驼,沿沙漠缓缓而行,终点站就是向往已久的月牙泉。月牙泉南北长近100米,东西宽约25米,弯曲如新月,因而得名。在我眼里,月牙泉,又似一把弯刀,为敦煌梳风栉沙;又好像一枚慧眼,观大漠日起星落……

月牙泉南岸有茂密的芦苇,三面被流沙环抱,只留一面朝向敦煌市区,虽遇强风而泉不为沙所掩盖。因“泉映月而无尘”“亘古沙不填泉,泉不涸竭”而成为奇观。鸣沙山和月牙泉是大漠戈壁中一对孪生姐妹,“山以灵而故鸣,水以神而益秀”“鸣沙山怡性,月牙泉洗心”。

历史上,书写月牙泉的诗词歌赋不胜枚举,这里我不敢造次,只想讲讲,当日我

## 月牙泉畔赏月牙

们的奇遇。

下午五点半左右,正当我们欣赏月牙泉拔不开腿时,偶然抬头望见鸣沙山上空挂着一枚月牙。当天是农历初五,新月初上,天上地下,遥相呼应,煞有意境。月牙,似镰似舟,时光荏苒;月牙泉,似目似眉,情思如水。由于月牙泉的对面正在围栏,不能前去,否则会看到月牙泉中新月的倒影,想必是另一番情景另一番感慨吧。

依依不舍离开夜幕中的月牙泉,我们来到景区外不远的露天剧场,观看《敦煌盛典》。《敦煌盛典》剧场主要建有360度旋转钢结构半圆形观众席、人造鸣沙山、张拉膜洞窟等。观众席不仅可以原地旋转一圈,还可以前行或后移,打破了传统的观演模式,在国内旅游演艺中尚属首创。故事以青年画匠墨丁与远赴西域和亲公主之间凄美、缠绵的爱情传说为主线,充分运用声、光、电、风、火等现代舞美科技,再现敦煌独特的人

文历史和民俗风情。当《敦煌盛典》进入第四幕《婵娟·月牙泉》结束时,传来话外音:墨丁仰望着七夕的星空,那里神秘着他心中的梦;弯月从蓝色的泉中升起,墨丁挽着公主在月宫起舞;无梦的夜,梦幻的星空,是生命不息的追求。此时,观众席恰从张拉膜洞窟中退出并旋转面向月牙泉方向。与话外音同时出现,还有那夜幕中一弯月牙,好似月牙被话外音请出,真是神奇有趣。

很快,《敦煌盛典》最后一幕呈现在观众眼前。平躺着的“月牙泉”,缓缓竖立起来,变成让墨丁与公主将故事推向高潮的舞台。

霎时间,我的眼前:高处,宇宙大爆炸时留下供人们仰望、赞叹、遐思其阴晴圆缺的月牙;近处,男女主人公翩翩起舞尽情释放快乐无比的人造月牙;远处,大自然鬼斧神工造就的月牙泉此时该是安然、恬静地为敦煌、为西域、为华夏、为一带一路、为世界默默祈福……

## 清爽的季节

热全没了伏天阳光的那份毒辣,而变得温润和煦了许多。城乡野外的劳作者不用再刻意设定自己的出工时间,能在天地间自由地出入了。在灿烂的阳光下仰望天空,八月的天空依然是纠结的,它既有六七月天空的浓稠,又有那朦朦胧胧的清亮,一片一片的白云,像风筝似的飞到更加辽远的空中,也将七月的暑气带向远方。八月的雨依然下着,不过再也没有六七月那么猛烈,那么迅急,那么不讲情面,而是变得纤细,变得缠绵,就像从天上撒下的一串串珍珠。一场秋雨一场寒。处暑后的雨水似乎有了魔力,一场场连绵不断地把夏天残留的燥热赶跑,雨水成为制造清爽的主角。

八月的树木依然是鲜亮的。但仔细看去,间或夹杂着黄叶,犹如人从青年到中年过度时的白发,不知何时就偷偷地冒了出来。从树上偶尔飘落下来的叶子充满着淡淡的忧伤,带着对生命的眷恋。在八月的清爽里,树木已经没了向上蓬勃生长的气势,而是靠浓墨重彩来增加生命的宽度,就像一个中年人不事张扬却更加执着地追求生命的质量。几场秋雨过后,树的叶子变成深绿墨绿,这是一年中最重的绿,它们或许正从大地上汲取最后的养分,积蓄着浑身的能量,为度过漫长的冬季做着准备吧。在望不到边的茫茫绿色里也偶有红花朵朵,它们是秋天的装点,是对八月的讴歌。

八月,昼夜温差越来越大。在温差的

作用下,果蔬的糖分增加了,树上的桃子红了,苹果红了,石榴咧开了嘴巴……到了八月,就不得不说说中秋了,它是八月的重头戏。可以说整个八月都是围绕着它而展开的,中秋是秋收的开始,城里人也借助这个从乡下飘来的由头忙着迎来送往,说着一句句柔声细语,或答谢以往恩德或忙着各种聚会。中秋的月光清澈而明亮,在一年中最为皎美。借着这柔美如银的月光,人们对刚刚到来的秋天做着深邃的思考,容易想到时空,想起天外的事情,想到匆匆流逝的岁月,想到前世今生,自然也就产生了乡思离愁,自然也就想起那些依然走在路上的朋友。看到这皎洁的月光,人们的内心瞬间就会安静下来,就会有诗意的萌动,就有了超然物外、羽化登仙的感觉。

伴随着八月的清爽,人们穿衣戴帽开始变得复杂起来。二八月枣核天。中午还能看到光膀子的人,早晚就很难见到了,清晨那些匆匆骑车进城的农人已穿上了宽大的棉衣。城里那些上了年纪的人,到了白露时节早将长裤长衫穿在了身上,他们懂得“白露不露”的古训,在八月这季节更迭的灵敏期是要格外小心的。就是在这身着长衣的人群中,有家事国事的议论,我听到一位仪态大方的中年妇女的话儿:“与其死后把钱财留给儿孙,倒不如活着的时候多为社会做点事情。”

听到这样的话语,我感到浑身格外轻松,整个身心都清爽起来……